

ISSN: 1818-5649

# 臺灣文學研究彙刊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VOL.5 第五期

抽印本

臺灣閩南語本字考證三則

吳瑞文 著

臺灣 臺北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 主編

二〇〇九年二月出版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吳瑞文

## 臺灣閩南語本字考證三則\*

吳 瑞 文\*\*

### 摘 要

漢語方言本字的研究，其本質是書面語與現代方言的同源詞的探索，也就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因此探求方言本字時，利用比較方法仔細尋繹出現代方言與古音的音韻規則對應，同時透過現代姊妹方言來交叉比對，有助於我們在諸多候選本字中篩選出正確的那一個，並避免被後起的音韻現象誤導。本文利用臺灣閩南語及週邊方言的材料，經由方言與文獻、方言與方言間的比較研究，考證臺灣閩南語中還沒有達成共識的幾個語詞的本字。本文探討的語詞包括：

1. 表動詞嘗試義[khua5 bai6]的[bai6]
2. [lua6 lua6 so2]四處閒晃的[lua6]
3. [thŋ5 pak7 the77]赤裸上身的[the77]

本文結論認為，[bai6]的漢語語源是覓，[lua6]的語源是邏，[the77]的語源是謁。

關鍵詞：臺灣閩南語 本字 比較研究 同源詞 歷史語言學

97.12.02 收稿 97.12.26 通過刊登。

\* 本文承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惠賜修訂建議，均已從善改正，謹此致謝。本文寫作過程中使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進行語料檢索，得到許多方便，特此申謝。另外，也感謝語言所助理吳佳盈小姐對本文英文摘要加以潤飾。當然，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責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 一、前言

本文利用臺灣閩南語及週邊方言的材料，經由方言與文獻、方言與方言間的比較研究，考證臺灣閩南語中還沒有達成共識的幾個語詞的本字。本文探討的閩南語詞彙包括：

1. 表動詞嘗試義[khuã5 bāi6]的bāi6。
2. [lua6 lua6 so2]四處閒晃的lua6。
3. [thŋ5 pak7 the7]赤裸上身的the7。

本文所謂的「本字」，指的是漢語語源（Chinese etymon）。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而言，乃是發掘書面文獻與現代方言之間的同源詞（cognate），性質屬於歷史語言學。漢語至少有兩千年以上不曾中斷的歷史文獻，不少前賢的研究不但指出閩南話是現代漢語方言中一個極具存古特色的方言，同時也認為現代閩南語中許多看似有音無字的口語詞彙，實際上可能與書面漢語的語詞有同源關係。閩南語中若干詞彙之所以有音無字，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語言在經歷不同世代口耳相傳的過程中，音讀與文字脫節所造成的結果；換句話說，某些閩南語詞彙實是本有其字。<sup>1</sup>方言本字的研究，其目的就是透過音韻、構詞、語義等不同方面的考察，利用「覓字」、「尋音」、「探義」等研究方法找出這些方言詞彙在漢語傳世文獻中可能的書寫形式。<sup>2</sup>

本文中涉及臺灣閩南語及相關閩語方言語詞乃至於例句的標音，統一以國際音標（IPA）來標注。至於聲調的標注，則以數字調標記調類，較長的例句均標簡讀調調類，不標連讀調調類（值）。數字調與各聲調的對應關係如下：

- 1—陰平、2—陽平、3—上聲、5—陰去
- 6—陽去、7—陰入、8—陽入、0—輕聲調

數字調一律置於音節末尾，且不上標。

## 二、表動詞嘗試義[khuã5 bāi6]的[bāi6]

<sup>1</sup> 除此之外，閩南語詞彙也可能「本無其字」，其原因可歸結為二：一是非漢語來源，一是合音詞。詳見楊秀芳（1993）的討論。

<sup>2</sup> 關於漢語方言本字研究方法之理論探討與實際操作，最經典的兩篇文章分別是梅祖麟（1995）、楊秀芳（1999），讀者可以參看。

臺灣閩南語中表示「嘗試」義的動貌標記，使用得最為普遍的是放在動詞後的雙音節助詞[khuã5 bāi6]。例如：

- (1) li3 iŋ6 tsit7 ki1 pit7 sia3 khuã5 bāi6。你用這一枝筆寫寫看
- (2) tsia78 tsit8 tshui5 khuã5 bāi6 le0。吃一口看看
- (3) gua3 siũ6 khuã5 bāi6 lɔ6 an3 tsua3 kiã2。我想路怎麼走

從線性序列來看，臺灣閩南語的[khuã5 bāi6]可以放在任何動作動詞後面作為動貌助詞，用以表示動詞的嘗試義。<sup>3</sup>就語源而言，[khuã5 bāi6]的前一個音節的本字是「看」（山攝一等溪母去聲字），不論從音韻或語義上都相當容易解釋。至於後一音節bāi6的本字，目前似乎還沒有定論。本節的內容，主要是要說明bāi6的漢語語源。

### （一）bāi6在閩南語中的用例

根據我們檢索所得，閩南語中的bāi6可以歸納出以下各種用法：<sup>4</sup>

- (a) 尋找、謀取：bāi6 thau2 lɔ6 ~ 頭路找工作
- (b) 探視：khi5 pē6 i6 bāi6 pē6 laŋ2去醫院~病人去醫院探視病人
- (c) 診察：bāi6 bē78 ~ 脈診脈、切脈
- (d) 弔唁：bāi6 soŋ1 ~ 喪弔唁喪家

than5 il si3 khi5 be6 tshut7 tsoŋ5, ho6 kiã3 tshin1 sin1 khi5 bāi6 soŋ1

趁伊死去未出葬，(給)兒親身去(覓)喪<sup>5</sup>

- (e) 放在動詞後，表嘗試：食tsia78 bāi6食~吃吃看、bŋ6 bāi6問~問問看、tshi5 bāi6試~試試看

根據這些用法，可以知道bāi6有「尋找」、「診察」乃至於「探看」的

<sup>3</sup> 相對的，狀態動詞（楞、飽、死、活）與分類動詞（姓、號作、是）等就不能利用[khuã5 bāi6]來表達嘗試義，參看楊秀芳（1991：231-232）。

<sup>4</sup> 例句主要參考 Douglas（1873）的《廈英大辭典》、董同龢（1967）《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Maryknoll（1979）的《中國閩南語英語字典》、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1998）等。Douglas 的字典中，嘗試貌標記為不帶有鼻化音成份bai6，與臺灣閩南語中的bāi6（實際語音為māi6）乃是同源詞。從廈門與臺灣閩南語的比較上看，廈門閩南語bai6已經完成鼻音聲母去鼻化的演變，臺灣閩南語則仍然讀為鼻音bāi6，這顯示兩地鼻音聲母去鼻化的演變速度不同。底下的例句，我們根據臺灣閩南語音位化之後的標寫法，一律標為bāi6。

<sup>5</sup> 例句出自董同龢（1967：68）。

語義內涵。換句話說，除了嘗試貌標記(e)之外，bāi6這個語詞本身也是一個具有實際語義內涵的語素，意為探看、尋找。至於bāi6的漢字該如何寫法，似乎尚無共識。例如，陳輝龍(1934:121)、董忠司(2001:905)、Lien(2005:120)都寫作覓。周長楫(1998:141)則認為bāi6應寫作蟹攝二等卦韻莫懈切「覓」，此字不見錄於《廣韻》，此為《集韻》所載錄的反切，意義為「邪視」。<sup>6</sup>董同龢(1960:759、1967:92)雖沒有標寫漢字，但在上句引文中則寫了「覓」，並加括號。楊秀芳(1991:231-232)則沒有標寫漢字。<sup>7</sup>在以上各種不同的漢字寫法中，我們認為最有可能的本字候選者是「覓」。以下從音韻表現及語義發展兩方面加以申說。

## (二) 從音韻規則對應論證bāi6本字為「覓」

根據《廣韻》，「覓」字的反切為「莫狄切」<sup>8</sup>，聲母是明母，韻母是梗攝四等錫韻，聲調是入聲。首先，從聲母來看，中古明母字在閩南語中讀為b-屬於規則對應。其次，從聲調來看，中古濁聲母入聲字在臺灣閩南語中不乏讀為陽去調的例子，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喉塞尾弱化後，陽去與陽入進一步歸併的結果。比較閩南永春方言，永春方言的薄pɔʔ8、白peʔ8、踏taʔ8、食tsiaʔ8、熱luaʔ8、gueʔ8、箸hioʔ8等陽入字，在臺灣閩南語通行腔中幾乎都已失落喉塞音韻尾，不僅單字調讀為陽去調，連變調行為也與陽去調相同。最後，從韻母來看，梗攝入聲字的「覓」今讀為帶有鼻化成份的āi，鼻化成份與主要元音是比較不好解釋的地方。底下分別說明：

第一、楊秀芳(2005:357)曾以閩南方言廈門話為例，歸納出廈門話與鼻化有關的三種歷史音變，包括：

- R1.古陽聲韻尾弱化後使元音鼻化
- R2.古鼻音聲母去鼻音
- R3.鼻音聲母的鼻化成份向後擴展使元音鼻化

R1.發生在白話層，R3.主要發生在文讀詞彙，R2.則是影響及於白話層與文讀層的聲母。楊秀芳(2005:358)並且指出，閩南語中有若干白話詞彙也發生了R3.的變化，例如罵mē6、愕ŋāʔ8、脈mēʔ8。有了以上

<sup>6</sup> 見(宋)丁度等編《集韻》，頁524。

<sup>7</sup> 楊秀芳(1991:231)將表示嘗試義的音節標音為baiq4(國際音標相當於baiʔ7，聲調為帶有喉塞尾的陰入調)。從用例上看，與本文的bāi6乃是相同的語位，至於聲調、韻尾不同的原因，可能是臺灣內部方言差異。

<sup>8</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523。

的例證，不妨推論bāi6也發生過R3.的變化，換言之，bāi6韻母之所以帶有鼻化成份，是受聲母影響而產生，並非鼻輔音韻尾弱化後的痕跡。

第二、觀察整體梗攝四等字的音韻表現，不難發現梗攝四等字有一套在閩南語中讀為不帶介音，且元音為低元音-a的規則對應。例如：瓶pan2、零lan2、星san1、踢that7等，同時韻尾為舌尖鼻音及同部位塞音。就層次分析而言，這套規則對應屬於閩語兩個白話層中，層次較早的那個層次(吳瑞文2002:150)。在閩南方言中，早期不帶音塞音輔音韻尾(\*-p、\*-t、\*-k)大致可以看出不同的演變途徑，文讀音基本上不弱化，白話音多半弱化。例如，文讀音多保持-p、-t、-k，白話音則多半弱化為喉塞音-ʔ。有一部分韻尾則發生了韻尾部位的轉移，如曾、梗攝字由原先的舌根不帶音塞音\*-k變讀為舌尖不帶音塞音-t，例如：賊tshat8、力lat8、值tat8、直tit8、翼sit8、踢that7，其成因可能與曾、梗攝字主要元音的性質有關。<sup>9</sup>

第三、早期的不帶音塞音韻尾，在今閩南語方言中讀為相同部位的元音也是相當常見的音韻變化，簡言之這是一種「通音化」。例如中古通攝字如毒thau、哭khau，韻尾本為舌根不帶音不送氣的\*-k，而臺灣閩南語今讀皆帶有元音性韻尾-u。就「覓」這個詞而言，我們推測早先的舌尖不帶音塞音-t也進行「通音化」的演變，使韻尾變讀為同部位的元音-i。歸納起來，「覓」字的韻尾變化如下：

\*mak > \*mat > mai

## (三) 「覓」在臺灣閩南語中的語義發展

根據《廣韻》，「覓」的音義如下：

覓，莫獲切，求也。覓，上同，說文曰衰視也。

翻檢《說文解字》，找不到「覓」字；但另有「覓」、「眠」兩字。下面抄錄《說文解字》「覓」釋義及段玉裁的注：

覓，衰視也。

<sup>9</sup> Norman(1981:58)將共同閩語中曾、梗攝部分同源詞(瓶、鱗、賊、直)構擬為\*-ən、\*-ət。徐芳敏(1991:169)從而推論閩南方言之所以元音低化(\*-ə>-a)，可能是受限於輔音韻尾-n只能與-i、-a、-u三個元音搭相搭配的音韻結構。另外，張光宇(1990:76-102)〈《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及相關問題〉一文則將收舌尖鼻音/塞音韻尾\*-n、\*-t的梗攝青韻字擬測為\*-aiŋ、\*-aik，讀者可以參看。

《釋詁》曰：覲、胥，相也。郭云覲謂相視也。按覲與目部眡通用，古詩眡眡不得語，李善引爾雅及注作眡，今《文選》譌作脈，非也。覲不入見部者，重辰也。

從辰從見。

會意，辰亦聲。莫狄切，《廣韻》莫獲切，十六部。俗有尋覓字，此篆之譌體。<sup>10</sup>

又，籀文字體「覲」可以左右對調為「覲」。根據《爾雅》郭璞注，「覲」意為「相視也」，在古書的用例包括：

古者太史，順時覲土。（《國語·周語》）

瞰帝唐之嵩高兮，眡隆周之大寧。（《漢書·楊雄傳》）

顏師古注：瞰、眡皆視也。……眡即覓字。

以上的「覓」、「覲」、「眡」字都與動詞「視」、「看」同義或近義，可以釋為「探看」。我們推想，臺灣閩南語的「覓」bāi6從「探看」這一核心語義出發，發展出兩類用法：

第一類、實詞（及物動詞）：尋找、探視、診察、弔唁等用法，在臺灣閩南語中，這一類的「覓」bāi6都是帶有受事客體的及物動詞。

第二類、語法詞（動貌助詞）：放在動作動詞後面作為補語，為表「嘗試義」的動貌助詞。

以上所說「覓」bāi6的兩類用法，在現代臺灣閩南語中差不多都已經逐漸式微。究其式微的原因，則是詞彙競爭之後產生的取代作用。例如實詞用法中，「找工作」的bāi6，被另一個動詞「找」tshue6所取代；<sup>11</sup>「探視病人」的bāi6則被「看」khuā5或「探」tham5所取代。

關於第二類bāi6用作語法詞的用法，我們推測，臺灣閩南語在歷史發展上至少曾經有過三個表「嘗試義」的動貌助詞成份，分別是V-khuā5 bāi6、V-khuā5與V-bāi6。而目前臺灣最為常用的是V-khuā5 bāi6，較精簡的形式V-khuā5或V-bāi6傾向不再使用，尤其V-bāi6幾乎已經聽不到了。<sup>12</sup>而在廈門閩南語中，V-khuā5 bāi6與V-khuā5有分工，前者與單音節動詞搭配，後者則與重疊形式的動詞搭配，形成VV-khuā5的結構（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374）。廈門的情況顯然與臺

<sup>10</sup>（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575。

<sup>11</sup> tshue6的本字為何，我們還不清楚，這裡寫為「找」是訓讀的寫法。

<sup>12</sup> 臺灣閩南語V-bāi6之所以消失，應是由於與V-khuā5彼此競爭，之後落敗所致。附帶一提，V-bāi6在廈門、金門的口語中仍然可以聽到。

灣不同，臺灣閩南語的使用者大體上不使用VV-khuā5的形式表「嘗試義」。

歸納本節的討論，不難發現，就實詞（動作動詞）演變為語法詞（嘗試義語助詞）的歷時發展來看，單音節動詞「覓」bāi6、「看」khuā5及由「看覓」這兩個成份組成的複合動詞khuā5 bāi6三者有相同的演變，一般稱之為虛化或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不過我們在此要強調的是，源自複合動詞「看覓」的khuā5 bāi6這一成份，即使它已經開始進行語法化的演變，若深究其實質，仍未完全失落其為視覺動詞的原型語義。<sup>13</sup>

### 三、[lua6 lua6 so2]四處遛達的lua6

臺灣通行的閩南語中有一個語詞，讀為lua6 lua6 kiā2或lua6 lua6 so2，根據《中國閩南語英語字典》，這兩個詞分別意為四處遛達、四處徘徊；《臺灣閩南語辭典》亦載lua6 lua6 so2一詞，意為「閒著沒事做，東晃西晃，走來走去」。本節主要的內容，是探討lua6的本字。

#### （一）lua6在閩南語中的用例

根據《廈英大辭典》附錄（150），廈門話lua6 lua6的用例如下：

- (a) lua6 lua6 kiā2, to stroll about
- (b) lua6 lua6 so2, id.
- (c) lua6 lua6 pe1, to fly about in great numbers, as mosquitoes
- (d) lua6 lua6 hui1, to indulge in all manner of evil courses
- (e) lua6 lua6 koŋ3, to talk foolishly
- (f) tshin1 tshiu6 siau3 kau3 lua6 lua6 ka6, said of man making reckless and injurious charges

從用法上來看，（a）、（b）與臺灣閩南語的一般用法相同，都是指遛達、閒晃。（c）是指一大群蒼蠅飛舞的情況。（d）指耽溺於各種不好的行為。（e）指可笑、愚蠢地說某些事。（f）則是指魯莽而傷害

<sup>13</sup> 之所以這麼說的證據是，臺灣閩南語不怎麼說「khuā5 khuā5 bāi6」而只說「khuā5 bāi6」。這顯示，V-khuā5 bāi6 即使能與各種動詞搭配，但仍會在表層形式上將視覺動詞「看」khuā5 與語助詞成份中的khuā5 兩者省去其一，以免累贅。關於V-khuā5 bāi6 在臺灣閩南語的句法分佈與語法功能，我們（林英津、吳瑞文2008）的另一篇文章有較為詳細的討論。

性的攻擊。以上諸例的共同點是：(1)均作為述語的修飾成份，也就是狀語；(2)都是使用重疊的形式，沒有單獨使用的情況。

就語源而言，這個語詞的漢字有人寫為「賴」。<sup>14</sup>從語音上來看，「賴」反切為「落蓋切」，蟹攝一等泰韻去聲來母字，<sup>15</sup>在今閩南語的規則對應為lua6（白話音）或lai6（文讀音），音韻規則對應上沒有問題。但就語義內涵而言，「賴」意為「蒙也、利也、善也、幸也、恃也」，在語義上看不出與今閩南語lua6 lua6的關係。因此，把lua6 lua6 so2 一詞的前兩個音節寫為「賴賴」，恐怕並非與漢語音義相切合的語源，僅能視為同音假借的寫法。

## (二) 從音韻規則對應論證lua6本字為「邐」

我們認為，臺灣閩南語、廈門話中重疊使用的lua6（lua6），其本字為「邐」。底下列出「邐」字在幾個早期漢語文獻中的讀音與釋義：

邐，行邐邐也，從走麗聲。

段注：邐邐，綦迂兒。力紙切，十六部。（《說文解字注》）<sup>16</sup>

邐，邐迤，力紙切。（《廣韻》）<sup>17</sup>

從語義上來看，段玉裁注「邐邐」的意思為綦繞迂迴的樣子，正與現代閩南語中lua6 lua6的用法一致。

現在回頭說明「邐」在閩南語中讀為lua6的理由。根據「邐」字的反切，「力紙切」為止攝三等支韻上聲來母字。底下分別列出支韻兩個層次在共同閩南方言、共同閩東方言、共同閩語及臺灣閩南語的表現來加以對照：<sup>18</sup>

<sup>14</sup> 參看《臺灣閩南語辭典》（頁886）。

<sup>15</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382。

<sup>16</sup> 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73。

<sup>17</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244。

<sup>18</sup> 下表的擬音參考 Norman 1981、梅祖麟 2002 及拙作（吳瑞文 2005、2007）的若干看法。另外，我們在標音上做若干符號性的調整，例如把零聲母標為/?/，也暫時迴避早期帶音塞音聲母在閩語中複雜的演變情況。最後要強調，這些擬音仍有修改的餘地，不過就比較音韻而言，觀察擬測的音值與現代方言的讀音，可以讓語言事實本身說話。

表1：支韻字在閩語中的同源詞

	臺灣閩南語	共同閩南方言	共同閩東方言	共同閩語
離	li6	*li6	*lie6	*lie6
池	ti2	*ti2	*die2	*die2
紫	tsi3	*tsi3	*tsie3	*tsie3
刺	tshj5	*tshj5	*tshie5	*tshie5
歧	si6	*zi6	*zie6	*zie6
義	gi6	*gi6	*nje6	*nje6
豸	thua6	*thuai6	—	*diai4
紙	tsua3	*tsuai3	*tsiai3	*tsiai3
倚	ua3	*?uai3	*?iai3	*?iai3
寄	kia5	*kia5	*kia5	*kiai5
倚	khia6	*khia4	*khia6	*giai4
蟻	hia6	*jia6	*jia6	*jiai4

根據上表，可以知道：

第一、以上十二個支韻字就韻母的今讀表現而言，在閩語內部顯然有不同的演變規則：離、池、紫、刺、歧、義等字來自\*-ie；<sup>19</sup>而豸、紙、倚、寄、倚、蟻等字則來自\*-iai。中古同屬一個韻類，在共同閩語中卻有不同的演變規則，同時分佈上又找不出分化的條件，顯示它們可能來自不同的語言層次。

第二、根據之前的研究（Norman 1981、羅杰瑞 1988、梅祖麟 2002、吳瑞文 2005、2007），中古止攝支韻字在共同閩語內部可以分析出兩個層次。其中一個層次呈現出支與脂之有別的特徵，顯示它與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有密切關係；另一個則是直接由上古漢語分化下

<sup>19</sup> 支韻如「寄倚紙」等字在 Norman 1981 中的韻母都是\*-iai，屬於秦漢層次。至於六朝時期的支韻字，Norman 只舉出了疋一個同源詞，其對應與絲、市、柿等中古之韻字相當，他構擬為\*-i。本文根據梅祖麟（2002）的研究，根據閩東方言的表現，將支韻字擬測為\*-ie。另一個需要說明的是問題，Norman 1981 已經把雞啼菜刺（齊韻字）擬為\*-ie，而在現代閩東、閩南各次方言中，支韻字與齊韻字確實有合流的情況。齊韻字在共同閩語中的的擬音也還值得深入探討、分析。

來的最早期層次，這一層次最顯著的特徵是主要元音今讀為[-a]，這個層次的時間目前推斷為兩漢之交或東漢初期。<sup>20</sup>

第三、承上，我們（2007：276）曾推論上古佳部字演變到共同閩語及其下位的共同閩南方言，曾經發生過以下的條件變化：

R1	*-iai > *-ia / [+velar]	寄倚蟻	共同閩語
	*-iai > *-iai / [-velar]	紙倚豸	
R2	*-ia > *-ia / [+velar]	寄倚蟻	共同閩南方言
	*-iai > *-uai / [-velar]	紙倚豸	
R3	*-i > ø	紙倚豸	現代閩南方言

R1說明，上古佳部字在共同閩語中發生過條件變化，帶有舌根音聲母的字（[+velar]）率先丟失元音性的韻尾-i，而其他聲母的字（[-velar]）則保留。R2則指出，在共同閩南方言中，後元音[-a]使得介音成份-i由齊齒轉變為合口，韻母變為-uai。之後發生R3，丟失元音性韻尾-i，成為-ua，例字如臺灣閩南語中的紙tsua3、倚ua3、豸thua6（無足蟲也）。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回頭來檢視「邇」在閩南語中的音讀表現。首先，就韻母來看，「邇」在臺灣閩南語讀為lua6，符合上述佳部字在共同閩語及共同閩南方言的階段性變化。其次，來母的確也符合非舌根音聲母（[-velar]）的條件，並且來母在今閩南語對應[l-]聲母亦屬常例。最後，就聲調而言，中古次濁聲母上聲字的白讀音，在今閩南語有兩種規則對應，一種是讀為陽去調，一種是讀為陰上調，而後者與閩南語文讀層的表現一致。從層次分析上來看，次濁上聲字讀為陽去，在閩語中屬於最早期的演變。<sup>21</sup>更重要的一點是，「邇」讀為lua6，其聲調、韻母的表現就層次分析而言是相互配合的，都屬於閩語不同層次中最早期層次的演變規則。有了以上音韻演變的認識，我們可以設定「邇」字從上古音到共同閩語、共同閩南方言的音韻演變如下：<sup>22</sup>

*ljigx	>	*ljiax	>	*liai4	>	*luai4	>	lua6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方言		

<sup>20</sup> 更全面的證據可參考 Ting (1983) 的討論。

<sup>21</sup> 詳細的討論，請參看筆者（2005）博士論文第六章。

<sup>22</sup> 上古音的擬音採用李方桂（1980[=1971]）的系統。

總而言之，比較《說文解字》段注的釋義與現代閩南語的用法，我們認為文獻上的「邇」與閩南語的lua6在語義上大體上是相合的，偶有引申，也與「迂迴、縈繞」的本義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推究其音韻上的表現，也說明臺灣閩南語lua6這個詞乃是直承上古佳部而來。

#### 四、[thŋ5 pak7 theʔ7] 赤裸上身的theʔ7

臺灣閩南語有[thŋ5 pak7 theʔ7]一詞，指的是裸露上半身，與之相應的裸露下半身是[thŋ5 khɔ5 lan6]，至於全身脫光則是[thŋ5 theʔ7 theʔ7]或[thŋ5 liau3 liau3]。關於[thŋ5 pak7 theʔ7]赤裸上半身，這一個語詞的漢語語源，第一個音節為褪（臻攝一等透母去聲字），第二個音節為剝（江攝二等幫母入聲字），從閩南語內部的音韻對當及語義對應上來看沒有問題。至於第三個音節theʔ7的漢語本字，則似乎還沒有定論。本節的主要內容就是討論theʔ7的語源。

##### （一）theʔ7在閩南語中的用例

關於theʔ7在閩南語中的用例，Douglas（1873）年關於廈門話的記錄可謂相當全面且詳盡，今摘錄如下：<sup>23</sup>

- (a) theʔ7, naked; to take off clothes; perhaps this word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words.
- (b) thŋ5 pak7 theʔ7, naked, almost naked.
- (c) thŋ5 theʔ7 theʔ7, id.
- (d) sue3 ue6 theʔ7, it can be washed quite clean.
- (e) peʔ8 theʔ7 theʔ7, very very white, as face, or as any white things.
- (f) khaŋ1 tshiu3 peʔ8 theʔ7, empty-handed; bringing no presents.
- (g) tshiũ3 theʔ7 theʔ7, to plunder everything; all plundered and taken away.
- (h) tsau3 theʔ7 theʔ7, all run away.
- (i) tsiaʔ8 kau5 theʔ7 theʔ7, entirely eaten up.

<sup>23</sup> 以下引用語料，都將原書中的閩南語羅馬字轉寫為國際音標。

- (j) liau3 the?7 the?7, 虧光了 quite spent, all used or done.<sup>24</sup>
- (k) the?7 sut7 sut7, nothing left at all, e.g. all plundered, or terribly poor.
- (l) the?7 liu1 liu1, all taken away; naked.
- (m) pak7 tɔ3 lai6 the?7 the?7 kui3, exceedingly suspicious of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 (n) tsit7 sin1 the?7 the?7 po3, your whole body is surely very precious!  
(said to a man who will not do us the least favour, or who is very angry if we happen to touch him when speaking to him.)

以上這批語詞，就the?7在句子中的位置而言，可以歸納為兩類：

### 第一、單獨或重疊後用為補語

首先，the?7單獨或重疊後放在動作動詞後作為補語，表示赤裸身體，如(b)，其內在結構是V-V Comp，thŋ5 pak7是兩個動詞成份並列的複合詞，the?7單獨作為補語<sup>25</sup>；(c)則是V Comp-Comp，thŋ5是單音節動詞，the?7 the?7是重疊的補語。其次，放在補語的位置的the?7，還可以表示乾淨的意思，例如(d)；還可以有一絲一毫都沒有留下來、光光、一空的意思，例如(g)~(j)。由(d)~(j)可知，the?7作為補語，不僅與所搭配的動詞有密切關係，同時在語義上仍有若干關連。再者，the?7可以放在謂詞性形容詞後作為補語，強調形容詞的程度，例如(f)表示非常地白淨；(d)「khaŋ1 tshiu3 pe?8 the?7」中的pe?8 the?7作為空手的補語，強調甚麼都沒有帶。

### 第二、the?7用為謂語的核心成份

首先，the?7可以單獨用作狀態動詞，後接重疊形式的狀態補語，構成the?7 XX式的形容詞，例如(k)、(l)。其次，the?7重疊後可以接名詞性補語，例如(m)、(n)。就the?7 XX或the?7 the?7 NP而言，the?7及其重疊形式顯然都是句子的核心成份，the?7 XX屬於謂詞性形容詞，the?7 the?7 NP屬於述賓結構，以上兩種結構的共同點是在句子內部都可以作為謂語成份。

根據以上的描寫與結構分析，我們認為上述這些不同結構位置的the?7及其重疊形式有相同的語源。關於這個音節的本字，就筆者所

<sup>24</sup> 本條根據《中國閩南語英語字典》(頁521)補入。

<sup>25</sup> 比較臺灣閩南語「光著腳」thŋ5 tshia?7 kal，汕頭話則是pak7 tshia?7 kal (bare-footed，《汕頭方言音義字典》頁416)，這個證據顯示thŋ5、pak7的同義關係。

見，主要有以下兩種不同的意見：<sup>26</sup>

#### (1) 主張本字為「徹」

周長楫(1998)《廈門方言詞典》

林寶卿(1999)《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

#### (2) 主張本字為「揚」

Campbell(1993)《廈門音新字典》

楊秀芳(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

底下先根據《廣韻》，把「澈」、「徹」、「揚」的反切及語義列出來：

澈，水澄，直列切<sup>27</sup>(山攝開口三等薛韻入聲徹母字)

徹，通也、明也、道也、達也。丑列切。<sup>28</sup>(山攝開口三等薛韻入聲徹母字)

揚，袒衣，先擊切<sup>29</sup>(梗攝四等錫韻入聲心母字)

「水澄」之「澈」，語義頗不相類；同時，從音韻對應上看，中古全濁聲母在今閩南語應讀陽調，而the?7為陰入調。在音、義皆不相符的情況下，可直接排除「直列切」這一來源。<sup>30</sup>以臺灣閩南語「thŋ5 pak7 the?7」一詞的語義而言，顯然錫韻入聲心母的「揚」字在意義上相當吻合。「徹」字從語義上看稍微迂迴，但作為補語成份，似乎也還說得通。下面的討論，我們將暫時擱置語義方面的討論，分別從閩南語內部及跨方言(主要是閩東方言)音韻比較，來觀察究竟那一個語源更有可能。

### (二) the?7在閩語方言中的語音對應

本節探討the?7在閩語方言中的語音對應，比較的範圍放在閩南方言與閩東方言。附帶一提，閩北方言表示乾淨乃至於一空的意思，似乎不用這個詞。

<sup>26</sup> 除了徹、揚以外，也不是沒有其他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王育德(《王育德全集 8》，2002:165)認為the?7可能是「圻」t'ik4(陰入調)的白話音。根據《廣韻》，圻，恥格切，裂也。從語義上看，「圻」與閩南語表示裸露或乾淨的the?7實在相差頗遠。

<sup>27</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499。

<sup>28</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499。

<sup>29</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520。

<sup>30</sup> 同理，徹另有澄母的直列切一讀，亦可以不論。



## 1. 閩南方言的語音對應

the?7這一音節的兩個候選本字是山攝開口三等的「微」與梗攝四等開口的「楊」，底下我們主要觀察山攝開口三等入聲、山攝合口三等入聲與梗攝開口入聲等字的表現。先看下列同源詞表：<sup>31</sup>

表2：閩南方言山攝開合口三等入聲字與梗攝開口入聲字的同源詞表

	廈門	漳州	泉州	永春	金門	汕頭
薛山開三薛	si?7	si?7	si?7	si?7	si?7	si?7
舌山開三薛	tsi?8	tsi?8	tsi?8	tsi?8	tsi?8	tsi?8
裂山開三薛	li?8	li?8, le?8	li?8, le?8	li?8	li?8	li?8
襪山合三月	be?8	bue?8	bə?8	bə?8	bə?8	bue?8
絕山合三薛	tse?8	tse?8	tsə?8	tsə?8	tsə?8	tsə?8
雪山合三薛	se?7	se?7	sə?7	sə?7	sə?7	sə?7
月山合三月	ge?8	gue?8	gə?8	gə?8	gə?8	gue?8
麥梗開二麥	be?8	bɛ?8	be?8	be?8	be?8	be?8
冊梗開二麥	tshe?7	tsʰɛ?7	tshe?7	tshe?7	tshe?7	tshe?7
宅梗開二陌	the?8	tʰɛ?8	tʰe?8	tʰe?8	tʰe?8	tʰe?8
客梗開二陌	khe?7	kʰɛ?7	kʰe?7	kʰe?7	kʰe?7	kʰe?7
績梗開四錫	tse?7	tɕɛ?7 <sup>32</sup>	tɕe?7 <sup>33</sup>	—	—	tse?7
□裸露、乾淨	the?7	tʰɛ?7	tʰe?7	tʰe?7	tʰe?7	tʰe?7

根據以上同源詞比較表：

第一、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六個閩南方言的山攝開口三等字大致都讀為韻母-i?，只有漳州、泉州的「裂」字除了li?8外，分別有le?8與

<sup>31</sup> 方言材料出處如下：廈門根據 Douglas (1883)、漳州根據林寶卿 (1992)、泉州根據林連通 (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 (1989)、金門根據譚家驊 (2008)、汕頭根據 A. M. Fielde (1883)。

<sup>32</sup> 本項讀音根據 Douglas 字典 (頁 32) 載漳州音補入。

<sup>33</sup> 本項讀音根據同屬泉州系方言的南安音 (李如龍 2001: 頁 51) 補入。

le?8的異讀，根據其他方言的嚴整對應，我們認為漳州le?8與泉州le?8可能是受聲母影響的例外表現，或是另有語源，在此不妨存而不論。

第二、除了山攝開口三等字之外，各閩南方言山攝合口三等與梗攝開口二四等的分合表現也有不同。漳州、汕頭可以區分出山攝三等合口薛韻 (漳州-e?、汕頭-ə?)、山攝三等合口月韻 (漳州-ue?、汕頭-ue?) 與梗攝二四等韻三類 (漳州-ɛ?、汕頭-e?)。泉州、永春、金門則是山攝合口三等薛韻與月韻合流為-ə?，與梗攝二四等字的-e?韻母形成二類對立。廈門則已經把山攝合口三等字與梗攝開口二四等字混為一類 (-e?韻)。

基於以上閩南各次方言的對應關係，表示裸體、乾淨的the?7的語源，應該來自梗攝開口入聲字，而非來自山攝合口入聲字；因此反切為「丑列切」(山攝開口三等入聲字)的「微」字在音韻上不符合規則對應。至於「先擊切」(梗攝開口四等入聲字)的「楊」字，就韻母而言完全符合音韻規則對應。

## 2. 閩東方言的語音對應

本節我們擴大比較的範圍，觀察閩東方言同一個語義的語詞。基本上閩東方言表示裸露、乾淨這一語義的詞彙與閩南方言的詞彙是同源詞的關係。以閩東福州方言為例，福州也有與上述閩南方言the?7平行的用例。例如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等《福州方言詞典》(1994)有以下語詞：<sup>34</sup>

打赤膊 thouŋ5 na7 (< tʰa?7) βianl (< pʰianl) 褪激髒

赤身裸體 thouŋ5 nā7 (< tʰa?7) la?7 (< tʰa?7) 褪激激<sup>35</sup>

乾淨 洗野tʰa?7 洗得很乾淨

光、空 儂行tʰa?7 未人走光了沒有?

福州方言中表示裸露、乾淨的tʰa?7，一般多寫成「澈」，除了上引《福州方言詞典》之外，尚有馮愛珍 (1998: 391)、林寒生 (2002: 71) 等從之；但從聲調上看，「澈」實非tʰa?7的本字 (參考前文4.1的討論)。底下我們比照上一節的辦法，列出山攝開口三等入

<sup>34</sup> 本書主要使用福州話拼音方案，今都以國際音標標寫。

<sup>35</sup> 福州方言把tʰa?7讀為nā7的成因是，聲母受前一音節舌根鼻音韻尾的影響，由tʰ-變讀為n-。tʰa?7在連讀中會丟失喉塞音韻尾成為關尾韻。nā7與tʰa?7就主要元音而言，則是本韻與變韻的關係，亦即伴隨連讀變調所產生的元音差異。

聲、山攝合口三等入聲與梗攝開口二四等入聲來比較：<sup>36</sup>

表3：閩東方言山攝開合口三等入聲字與梗攝開口入聲字的同源詞表

	福州	福清	連江	寧德	柘榮	羅源
薛山開三薛	sie?7	sie?7	sie?7	sik7韻!	siek7	siek7
舌山開三薛	sie?8	sie?8	sie?8	sɛk8	siek8	siek8
裂山開三薛	nie?8	lie?8	lie?8	lɛk8	liek8	liek8
襪山合三月	ua?8韻!	ua?8韻!	ua?8韻!	uak8韻!	uak8韻!	uak8韻!
絕山合三薛	tsuo?8	tsuo?8	tsuo?8	tsɔk8	tsuok8	tsuok8
雪山合三薛	suo?7	suo?7	suo?7	suk7韻!	suok7	suok7
月山合三月	ɲuo?8	ɲuo?8	ɲuo?8	ɲɔk8	ɲuok8	ɲuok8
麥梗開二麥	ma?8	ma1	ma?8	ma?8	ma?8	ma?8
冊梗開二麥	tsha?7	tsha5	tsha?7	tsha?7	tsha?7	tsha?7
宅梗開二陌	tha?8	tha5	tha?8	tha?8	tha?8	tha?8
客梗開二陌	kha?7	kha5	kha?7	kha?7	kha?7	kha?7
績梗開四錫	tsi?7韻!	tsi?7韻!	tsi?7韻!	tsek7韻!	tsa?7	tsik7韻!
□裸露、乾淨	tha?7	tha5	tha?7	tha?7	tha?7	tha?7

以上閩東方言同源詞表說明如下：

第一、山攝合口三等的「襪」字中古屬於明母，今各閩東次方言都讀為零聲母，與同音韻地位的「月」字韻母也不同，應屬於不同的語言層。梗攝開口四等「績」字除了柘榮讀為tsa?7之外，其他方言都讀為tsi?7、tsek7或tsik7。關於「績」字，根據福州早期韻書《戚林八音》的記載，「績」意為「紡績也」，韻母為嘉字母韻，聲母為曾母，聲調為陰入，音值可構擬為\*tsa?7，<sup>37</sup>與柘榮完全相同。由此我們不妨認為，「績」讀為tsi?7、tsek7或tsik7是較晚近的語言層，《戚林

<sup>36</sup> 方言材料出處如下：福州根據陳澤平（1998）、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寧德根據沙平（1999），連江、柘榮、羅源都根據當地縣志方言志。另外，表中若干讀音後標注「韻！」，表示該讀音韻母屬於不規則的對應，可能存在層次問題，本文限於篇幅無法深究，將另文處理。

<sup>37</sup> 擬音參考《戚林八音校注》一書李如龍（2001：1-25）前言部分。

八音》的「績」\*tsa?7與現代柘榮的「績」tsa?7則保留較早期的音韻層次。

第二、福州、連江兩個方言的舌尖塞音韻尾與舌根塞音韻尾已經合併為一個喉塞音韻尾-ʔ。福清、寧德、柘榮、羅源等四個方言則有不同的發展。在寧德、柘榮、羅源等三個方言中，發生了以下的音韻變化：

R1 \*-k > -ʔ

R2 \*-t > -k

這三個方言中，舌根塞音韻尾\*-k先演變為喉塞音-ʔ，之後舌尖塞音韻尾\*-t才演變為舌根塞擦音-k，亦即這個演變有其內在邏輯次序，R1必須先於R2，這顯示在寧德、柘榮、羅源等方言中，舌尖塞音韻尾與舌根塞音韻尾演變的速度不同。至於福清方言的情況則是，進一步丟失喉塞音韻尾-ʔ，原來的舌根塞音韻尾\*-k成為喉塞音-ʔ。也就是：

R3 \*-ʔ > -∅

R4 \*-k > -ʔ

同樣地，以上兩條演變規律也有內在邏輯次序，R3先於R4。<sup>38</sup>

基於以上閩東方言的同源字表，我們認為閩東方言中表示裸露、乾淨的語詞tha?7，其語源並非山攝開口三等入聲的「澈」或「徹」。同時，閩南方言與閩東方言的比較證據都顯示，tha?7的語源來自梗攝開口入聲字的「楊」，從閩南話、閩東話的音讀，這個語詞在共同閩語階段的讀音可以擬測為\*thak7。

### （三）楊在古漢語文獻上的表現及語義演變

本節我們進一步考察「楊」在古漢語文獻上的表現。根據《說文解字》：

楊，袒也，從衣易聲。

徐鍇《說文繫傳》：禮有楊襲，楊，袒衣見內也，星激反。<sup>39</sup>

又，據Karlgren（1996：225），「楊」在古漢語文獻的表現如下：<sup>40</sup>

<sup>38</sup> 根據馮愛珍（1993：37）的說明，福清方言有一批入聲字今讀為陰聲韻，主要來源於「宕江曾梗通」諸攝，少數來自山攝與深攝，山攝的唯一例字正是「澈」。照我們的看法，福清tha5的本字既不是「澈」，山攝便無此孤例了。

<sup>39</sup> 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400。

## (1) to bare the upper body

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毛詩·鄭風·大叔于田》）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禮記·內則》）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孟子·萬章下》）

## (2) jacket open in front and worn outside a fur garment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禮記·玉藻》）

鄭玄注：袒而有衣曰裼。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記·玉藻》）

裘之裼也，見美也。（《禮記·玉藻》）

孔穎達疏：裼之裘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

根據Karlgren的歸納，「裼」有兩個語義，一是裸露上半身，一是裼衣或裼裘。所謂裼衣是指古代行禮時，加覆於皮裘之外的衣服，又稱中衣。至於裼裘，乃是指古代行禮時，袒外衣而露裼衣，而且不完全遮蓋皮裘，稱之為裼裘。

這裡有個問題需要說明。根據Karlgren（1996）羅列的材料，「裼」有\*siek（中古反切先擊反）、\*thieg（中古反切他計反）兩音，而翻檢《十三經》的材料，\*thieg（他計反）一讀只出現在《詩經·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毛傳云「裼，褻也」，此處「裼」指的是嬰兒的襁褓。（斯干）「載衣之裼」一句，《韓詩》作「載衣之襜」，《說文》亦有「襜，褻也，從衣啻聲，詩曰載衣之襜」，段注說「此謂裼為襜之假借字也。易聲、啻聲古音同在十六部，故借但裼字為衣襜字」。準此，「裼」讀「他計反」一音實於古無徵，可以不論。

值得進一步深究的，是「裼」的語義來源問題。我們猜想，上古

<sup>40</sup> 古漢語文獻的原文是我們加上去的。又，引述文獻時不限於 Karlgren（1996）所載出處。

漢語可能有以下這一系列的同源詞族（釋義與反切均根據《廣韻》）：<sup>41</sup>

易 奪也，羊益切，上古佳部三等入聲字<sup>42</sup>

褻 奪衣，池爾切，上古佳部三等陰聲字<sup>43</sup>

裼 袒衣，先擊切，上古佳部四等入聲字

首先，從語音上看，「易」、「褻」、「裼」等三個詞都是佳部字，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從諧聲偏旁看，入聲韻尾與陰聲韻尾在上古音階段存在對轉的關係，也已經是學界共識。其次，就語義而言，「易」與「褻」都以「奪」作為核心語義，只是「易」的語義較寬泛，「褻」則有具體指涉；至於「裼」則顯然是奪衣之後的狀態。整體而言，我們推測上古漢語文獻中的「裼」字，基本上是由奪衣之後成為袒露、裸露這一語義，最後發展出袒衣而見（現）的用法。

## (四) 裼從上古音到共同閩語的音韻演變

上文我們從閩語次方言的比較的角度，指出閩方言中表示裸露、乾淨的theʔ7，語源是來自梗攝開口四等入聲心母的裼字。這個字的韻母與聲調的表現都符合閩語的演變規則，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中古的心母字何以在閩方言中讀為舌尖送氣塞音th-？

根據目前已有的研究，上古漢語曾經一個具有構詞功能的\*s-前綴，這個前綴的功能是方向化。（梅祖麟1989）中古心母字正有一個來源是上古\*sC-複聲母。底下根據梅祖麟（1989：27）的材料，摘錄幾組上古漢語中「\*C > C\*；sC- > s-」的同源詞例：

表4：上古漢語\*s-前綴同源詞例

(1)	桓	*gwan > yuǎn	胡官切 匣母平聲
	宣	*skwjan > sjwǎn	須緣切 心母平聲
(2)	帝	*tjəgwɨx > tʃju	之九切 章母上聲

<sup>41</sup> 王力（1999：489-490）則認為「褻」屬歌部與「挖」、「奪」、「脫」等歌部字為一組同源系列，其說與我們不同，可以參看。在此我們接受董同龢（1997：173）的看法，把「褻」歸為佳部。

<sup>42</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517。「易」另有以母去聲「以鼓切」一讀，意為「難易也、簡易也」，亦見《廣韻》，頁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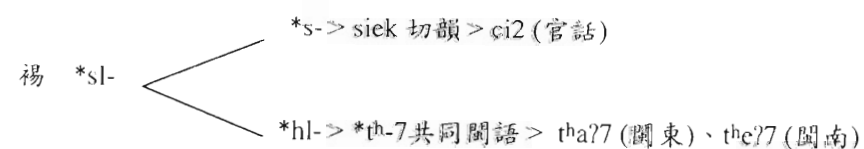
<sup>43</sup> 見（宋）陳彭年等編《廣韻》，頁244。「褻」另有微母上聲「敕勇切」一讀，意為「衣絮偏也」，亦見《廣韻》，頁246。

	掃	*stəgwɿ > sâu	蘇老切	心母上聲
(3)	耳	*njəgɿ > n̄zi	而止切	日母上聲
	妮	*nrjid > ɲi	女夷切	娘母平聲
	取	*snrjəgɿ > hnr- > t̄hi	敕里切	徹母上聲
(4)	易	*lik > jiäk	羊益切	以母入聲
	錫	*slik > sik > siek	先擊切	心母入聲
	賜	*sljiks > sjě	斯義切	心母去聲

上面幾組同源詞的證據說明，除了早期的\*s-聲母之外，中古心母還可能來自\*sC-複聲母，第二個成份包括舌根聲母k-、舌尖聲母t-、舌尖鼻音聲母n-及流音l-。其中第(4)組同源詞例對我們的討論特別有啟發。我們前文推測「褌袒衣」、「易奪也」、「褌奪衣」是一組具有同源關係的語詞，照梅文的辦法，這批詞從上古音到切韻的演變可以構擬如下：

(5)	易	*lik > jiäk	奪也	羊益切	以母入聲
	褌	*slik > sik > siek	袒衣	先擊切	心母入聲
	褌	*djigɿ > djě	奪衣	池爾切	澄母上聲

根據以上這組同源詞的音韻表現及語義對當關係，我們認為「褌」來自複聲母\*sC-。底下將\*sC-這個形式在切韻與共同閩語中的演變同時寫出來，以資比較：



從上古漢語到切韻，「褌」字\*sC-是丟失了複輔音聲母的第二個成份，中古演變為心母字。相較之下，共同閩語顯然走了一條不同的演變道路：\*sC-先變成\*hl-，之後再變為\*th-。

瞭解以上「褌」在書面文獻與共同閩語的音韻變遷，除了幫助我

們確認閩語的語源外，它同時還顯示了好幾個重要的訊息：

第一、就「褌」這個語詞而言，它在上古音至閩語的音韻演變史上，不曾發生過\*s- > \*th-的變化，而是從一個\*sC-型的複輔音聲母演變而來。這個現象顯示，閩語中好些聲母的特別對應關係，有一部分可能是上古漢語複聲母的痕跡。從現代方言探討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表現，早期的文章有梅祖麟、羅杰瑞(1971[=1998])。近來又有梅祖麟(2005、2007)指出中古喻四字的「與」、「裕」等字在閩語中讀為陽調的h-，顯示來自上古漢語\*gl-類型的複聲母。本文的同源詞證據則指出，共同閩語的階段不但有\*gl-，也存在\*sC-。

第二、現代各漢語方言基本上都沒有複輔音，切韻音系也是如此；因此上古漢語複聲母的構擬，主要仰賴漢語諸聲系統的表現及漢藏語的比較研究。現在我們則是從現代漢語方言與切韻的比較研究，證明上古漢語複聲母的存在。換言之，利用比較方法可以重建漢語內部的同源詞形式進而證明上古漢語存在複聲母。這個辦法可與漢藏比較。諸聲系統相互參酌，讓我們對上古漢語的複聲母系統有更全面、具體的了解。

第三、上古漢語曾經存在的複輔音，在切韻中演變為單輔音。根據Coblin(1978)對東漢時期許慎《說文》音注的研究，當時的漢語仍然存在複輔音聲母。以\*sC-類型的複聲母為例：<sup>44</sup>

表5：若干\*sC-類型複聲母的歷時演變

上古漢語	東漢	魏晉	中古漢語
*st	→ s	→ s	s
*sk	→ s	→ s	s
*sn	→ sn	→ s	s
*sl	s	s	s

根據上表，不難看出從上古漢語到東漢時，\*sC-複聲母大致都趨向簡化，尤其上古\*sC-類型的複聲母在東漢已經讀為心母\*s-。由此推論，共同閩語把「褌」的聲母讀為\*th-，這個現象本身證明共同閩語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相當早，至少不晚於東漢。

<sup>44</sup> 更多的\*sC-類型的複聲母請參考Coblin(1978)，茲不具引。

## 五、結語

本文從「音韻對應」與「語義發展」兩方面，詳細地探討了臺灣閩南話的三個常用口語詞的漢語語源，結論如下：

1. 表動詞嘗試義[khuā5 bāi6]的[bāi6]，漢語語源為「覓」。
2. [lua6 lua6 so2]四處閒晃的[lua6]，漢語語源為「邇」。
3. [thŋ5 pak7 the?7]赤裸上身的[the?7]，漢語語源為「揚」。

漢語方言本字的研究，其本質是書面語與現代方言的同源詞的探索，也就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因此探求方言本字時，利用比較方法仔細尋繹出現代方言與古音的音韻規則對應，同時透過姊妹方言的表現來交叉比對，有助於我們在諸多候選本字中篩選出正確的那一個，並避免被後起的音韻現象誤導。

(責任校對：葉秋蘭)

## 引用書目

## 、專書

- 宋)丁度等編，《集韻》(影述古堂影宋鈔本)，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 E 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1971)。
- 李如龍、王升魁，《戚林八音校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林連通、陳章太，《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 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 林寶卿，《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
-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上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周長楫、歐陽憶耘，《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柘榮縣志·方言志》，《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693-770。
- (清)段玉裁注、(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注》(影經韻樓藏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
- 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連江縣志·方言志》，《連江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頁1265-1333。
- (宋)陳彭年等編，《校正宋本廣韻》(影澤存堂藏板)，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
- 陳澤平，《福州方言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陳輝龍，《臺灣語法》，臺北：臺灣語學社，1934。
- 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 張光宇，《〈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及相關問題》，《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76-102。
-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廿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
- 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7。

- 董忠司總編纂，《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 羅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羅源縣志·方言志〉，《羅源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頁950-1025。
- Compbell, William (甘爲霖),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廈門音新字典》), 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93。
- Douglas, C. (杜嘉德) & T. Barcla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Supplement.* (《廈英大辭典》),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南天書局), 1873。
- Fielde, A. M.,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汕頭方言音義字典》),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l Mission Press, 1883。
- Karlgren, Bernhard,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修訂漢文典》),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南天書局), 1996。
- Maryknoll Fathers, *Amoy-English Dictionary* (《中國閩南語英語字典》), Taichung: The Maryknoll Language Service Center, 1979。

## 二、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 沙平，〈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方言》4，1999。
- 李如龍，〈南安市方言志〉，《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 吳瑞文，〈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2002。
- 吳瑞文，〈共同閩語\*iai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期，2007。
- 林寶卿，〈漳州方言詞匯(一)〉，《方言》2，1992。
- 林寶卿，〈漳州方言詞匯(二)〉，《方言》3，1992。
- 林寶卿，〈漳州方言詞匯(三)〉，《方言》4，1992。
- 梅祖麟，〈上古漢語\*s-前綴的構詞功用〉，中央研究院編印，《中央研究院

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

- 梅祖麟，〈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與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梅祖麟，〈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共爲不韻」〉，《中國語文》1，2002。
- 梅祖麟，〈閩南話ho6「給予」的本字及其語法功能的來源〉，何大安、曾志朗編輯《永遠的POLA—王士元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5。
- 梅祖麟，〈閩語「與」、「浴」兩字陽調h-聲母的來源—比較方言中所見的\*gl-複聲母〉，《方言》4，2007。
- 梅祖麟、羅杰瑞，〈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S-聲字〉，趙秉璇、竺家寧編《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 楊秀芳，〈論文自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3。
- 楊秀芳，〈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 sur l'Asie Orientale, 1999。
- 羅杰瑞 (Jerry Norman)，〈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中國語文》1，1988。
- Coblin, W. South, "The Initials of Xu Shen'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Shuowen Duruo Gloss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6, Berkeley, 1978.
- Lien, Chinfa (連金發), "Verbs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hift of semantic Domai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1, 2005.
- Norman, Jerry, "The Proto Min Finals", 中央研究院編印《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臺灣：中央研究院，1981。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1983。
- (二) 學位論文
- 吳瑞文，《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徐芳敏，《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譚家麒，《金門閩語：金沙方言音韻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 三、會議論文

林英津、吳瑞文，〈論閩南語的 X khuā5 bāi6 le0〉，第十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宣讀論文。中國，廣東湛江，湛江師範學院，2008年1月。

## Three Etyma of Taiwan Southern Min

Rui-wen Wu \*

###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the etyma of Chinese dialects are explorations of cognates between written documents and modern dialects, namely, research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ssentially. Therefore, finding out th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and modern dialects by applying comparative method strictly as well as cross validation between sister dialects could be conducive to select the correct written character from several possible forms and avoid confusions from later phonological phenomena.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documents and modern dialects, I explore three etyma of Taiwan Southern Min, of which viewpoints among scholars are divergent. The etyma I would discuss are as follows:

1. [bāi6] in [V khuā5 bāi6], the complement element indicating "attempted aspect marker".
2. [lua6] in [lua6 lua6 so2], the adverbial element indicating "strolling about".
3. [the77] in [thŋ5 pak7 the77], the complement element indicating "being naked".

In conclusion, I demonstrate that the Chinese etyma of [bāi6] is 覓, [lua6] is 邏, and [the77] is 襦 respectively.

**Keywords** : Taiwan Southern Min, etymon, comparative studies, cognat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